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十集

諸位比丘大德 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著《五戒相經箋要集註》

第十九頁 十九頁的最後一行

這一段的作文是說

說明朝沙門智旭箋要

智旭就是蕩益大師

我們看十九頁的最後一行

蕩益大師十七歲的時候

因讀蓮池大師之自知錄

在原文裡面 是自知錄序

因讀蓮池大師之自知錄序

我們有沒有 大家都有

蓮池大師功過格自知錄

有沒有 沒有的 一位沒有

你沒有嗎

唯真法師 你來很久怎麼會沒有

蕩益大師的原文是自知錄序

那個序文及竹窗隨筆

我們現在看到了

蓮池大師功過格自知錄序

第三頁 第五行

功過格自知錄序 第三頁 第五行

是故在儒為四端百行

有一張講義 不曉得有沒有帶來

如果沒有就注意聽 有一張講義

你們都沒有帶 這一張講義

我們說到了 第七行

那我們就唸一遍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小註言

仁人皆有不忍 加惡於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小註 先聖王 推不忍害人之心

以行不忍傷民之政 以是治天下

易於轉丸於掌上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非惡其聲而然也

小註乍 暫也 孺子未有知之小子

所以言 人皆有是心

凡人暫見小孺子將入井

賢愚皆有驚駭之情

情發於中 非為人也

非惡有不仁之聲名 故怵惕也

由是觀之 無惻隱之心 非人也

無羞惡之心 非人也

無辭讓之心 非人也

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

我們上一次講到這裡

接著小註 言無此四者

當若禽獸 非人心耳

為人則有之矣

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

我們說到這個小註

這儒家的經典在我們中華傳統文化

裡面是很重要的

這個繼承古聖先賢的心法

就是儒家的經典

跟我們佛法的心地法門相通

那我們出家學道就是要廣學多聞

所以我們也引出這個文

也列印出來 但是有很多人

沒有帶 沒有帶就注意聽

言 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

說到沒有惻隱之心 沒有羞惡之心

沒有辭讓之心 沒有明辨是非

好惡之心 當猶若禽獸

不是人的心罷了 跟禽獸沒有兩樣

沒有這四種心 就不是人的心罷了

為人則有之宜 做為一個人

世間的正人君子 就有惻隱之心

也有羞惡之心 也有辭讓之心

也有明辨是非之心

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

平凡的人 只是不能在身心演用

不能納受於心

在身表現出來 不能在身心演用

作為奉行的準繩罷了

不能以這四種心

做為我們行為的標準

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

說到了四端 功過格說的呢

在儒為四端百行

這裡正是說到了四端

是故在儒為四端百行

這個四端 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

說到了四端 忽然見到小孺子

忽然見到小孩子

將要跌到井裡去了

他剛好爬到井邊

也不曉得這個井很危險

就要跌下去了 就有惻隱之心

凡是看到的人 不論他什麼樣的人

都有惻隱之心 憐憫傷痛的心

危險啊 你很危險了

這就是厚以待人 仁道之開端也

仁義道德 這個仁道的開端

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

他就有仁慈的心啊

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

羞恥己惡 對自己做惡感到很羞恥

對於自己做惡 不端正的行為

感到很羞恥 也惡憎他人之惡

見到他人做惡

他做這個事情很殘忍

很沒有道義 見到他人做惡

不忠 不孝 不仁 不義

做傷天害理的事情

也是感到很厭惡

他的心呢 也是感到很厭惡

世間有人嫉惡如仇 嫉妒惡人

好像仇人一樣 憎恨惡人

憎惡壞事好像仇敵一樣

看到惡人作惡多端

看到很壞的事情 好像仇敵一樣

好像跟自己有仇啊

世間有人嫉惡如仇

那我們學習佛法就不是這樣子了

對於這個惡人 只有憐憫之心

知道他做惡

將來感召痛苦的果報 憐憫他

我們學佛之後

就不應該有嫉惡如仇的心

世間人嫉惡如仇

見到惡人做惡事好像仇敵一樣

也惡憎他人之惡

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

所以世間人見義勇為啊

見到有意義的事情

合情合理的事情

他勇敢地去 不怕惡勢力

這羞恥已惡 惡憎他惡的心

是內心正義的開端

他有正義感 內心有正義感

明辨是非知道這是惡

不應當的 也知道自己做惡

也不應該 羞恥已惡

惡憎他惡的心

是內心正義的開端 有了正義感

為人處事遵循義理的開始

他做人做事開始遵循義理

不敢胡作非為 義之端也

中華歷史上的忠臣

忠臣有忠肝義膽

多數喜歡讀春秋史

孔子依據魯國的歷史春秋

加以整理修訂而成 叫做春秋史

內容闡發微言大義

說義之大者為國為民

最廣大的義理

合情合理義之大者為國為民

為整個國家 為整個天下的老百姓

為國為民 在佛門中 義之大者

為三寶 為佛教 為眾生

它道理都可以彙通啊

他在俗的時候 可以為國為民

這個當官清廉 為政很勤

愛護老百姓

他出家之後 就能夠普為三寶  
為了弘揚三寶 為了佛教的興隆  
為了眾生的利益  
為三寶 為佛教 為眾生

孔子在春秋闡發說明微言大意

義之大者為國為民

寓有褒善貶惡之意

這個寓言故事的寓

寓有褒善貶惡之意

假借春秋時代 君臣的所作所為

褒獎仁君 這個國王啊

非常有仁義道德

孔子就褒獎他

這是仁君 有仁德的君主

也褒獎忠臣 這個忠臣啊

以天下為公盡忠盡孝

對國君盡忠 對父母盡孝

重義氣等等的善行

貶 貶值的貶

左邊一個貝 貝殼的貝

一個乏 缺乏的乏

這個貶 貶就是批評暴君

批評暴惡的君主 批評亂臣賊子

不忠不孝 不仁不義的過惡

這個是出在儒家十三經的

公羊傳 穀梁傳 左傳

解釋叫做 春秋三傳 忠孝節義

善的 我們可以取法

用在我們修學聖道 效法他

惡的 不善的引以為戒

作為借鏡 不可以跟他一樣啊

我們為人處事不應當這樣

修學聖道不應當如此

借這一面鏡子  
照照自己有沒有這種行為  
是故 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  
羞己過惡 惡憎他惡  
是內心有正義感的開端  
我們開始有正義感的開端  
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  
有一股正義之氣  
猶如三國時代的關雲長  
我們一樓 一樓大雄寶殿  
面對佛像的左邊關公  
關雲長俗稱關公  
現在我們的伽藍護法  
生長在混亂的時代  
生長在三國混亂的時代  
當時候天下大亂  
關公呢 他喜歡看春秋

所以有忠孝節義的人

他一定不離開聖賢的教育

聖賢的書籍 他喜歡看春秋啊

這個不容易

如果我們不喜歡看書的人

不喜歡讀聖賢書

他做不出這種行為

他做出來的 就是亂七八糟的

不可能有忠孝節義

所以關公 關雲長 他喜歡讀春秋

孔子的春秋

當時候天下大亂群雄稱霸

都想要稱霸為王

不講究忠跟義 不忠不義

而關雲長一生 就是講究忠孝節義

做人很端正 很端莊

所以關公最講義氣的  
合情合理的 維護正義的  
他都能夠去做  
不合乎道義的事呢 他是不做的  
他不做不合乎道義的事情  
這個我們修學聖道很根本的  
很基本的 他講道義有人格  
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呢  
從苦讀啊 從苦讀孔子  
敘述的春秋這一部史書  
學習到春秋所講的大義氣節  
所以為人忠心耿耿  
忠於君王 忠於國家 忠於百姓  
都是為了復興漢室大義參天  
他的義氣和天地並列 為公忘私  
只知道有公 我們為公啊  
為大眾為國家 不知道有私

為公忘私 身不二色

就是佛法中說的不邪淫

不邪淫 除了正妻之外

一生不接近第二個女色

這個曹操啊

曹操將劉備的三位

兩位或三位夫人

跟關雲長 就把他們安置在

一個房室上面

共同安置在一個房室裡面

關公他就晚上不睡覺

點燈苦讀春秋 就這樣子

所以讀書很重要

我們學習聖賢的教育

學習佛法的經典很重要

明白道理之後 依法修行

就是很正當的人 端端正正的人

做事情不會隨便 遵循義理

所以大義參天 身不二色

一生不接近第二個女色

都是因為接受孔子

春秋大義的教化

不容易啊 在那個混亂的時代

還能夠喜歡讀書 尤其讀春秋

這個很不容易

我們這個時代也是一樣

我們學習聖道 也喜歡讀經典的

也是不容易

喜歡好好看律藏的 也是不容易

現在很亂了

凡是有所為 皆是義的表現

當時候關公

凡是有所為 都是義的表現

做人的根本原則

不合乎道義之事 不做

有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

辭讓之心 禮之端也

有辭謝 謙讓 禮讓或者退讓的心

是禮節的開端 禮節的開端

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

有明辨是非好惡的心

我們為人處事

在這個世間 明辨是非好惡

說公理自在人心 公道自在人心啊

我們的心可以評斷誰對 誰錯

什麼人有理 什麼人無理

公道自在人心

要學習聖賢的經典

佛法的教育 有明辨是非 好惡的心

是智識的開端

有智慧 有理智的開端

能夠認識明白是非好惡

能夠瞭別對錯 善知取捨 取善捨惡

好的 我們要取法

不好的 我們要捨去 捨離

取正義 捨邪惡

這個小註 端者 首也

這個端 開端就是起首 首要的首

端者首也 最首先的

最首先的 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

人只要是人 出生為人

只要他接受教育

經過學習古聖先賢

做人處事的道理

都有力行 仁義禮智的起首

他就開始力行仁義禮智啊

開始力行了 開始奉行了

改變自己了 跟以前不一樣了

慢慢在轉變了 可引用之

可以引用惻隱 羞惡 辭讓 是非

四端之心

作為我們學習德行的開端

德行從哪裡來 從這裡來

學習惻隱之心 羞惡之心

辭讓之心 是非之心

出家學道了

受了沙彌戒 比丘戒

學習沙彌 比丘的戒法

威儀軌則 就是學習德行的開端

開始轉變了啊

行為舉止跟世俗人不一樣了

遵循理法 遵循戒律

人之有是四端也 猶其有四體也

是 指示的代名詞等於這 此

人有四 人之有這 人之有此四端也

人之有這四端也 等於這 此的意思

四體就是四肢

我們的雙手跟雙腳四肢

人所必定要有的

就是雙手跟雙腳啊

猶其有四體也

具備有四種 這四種的心情

一個人有此四端 人之有是四端也

一個人有此四端 具備這四種心

有惻隱之心 羞惡之心

辭讓之心 是非之心

具備這四種心情 猶如他有四體

猶如他有手腳四肢一樣

有是四端 而自謂不能者

自賊者也

有是四端 而自謂不能者

自賊 盜賊的賊

這個賊就是傷害啦 傷害

人既然有這四端

而自謂己 自己認為自己不能為善

我認為我不能修善 我不能持戒啊

而自謂己不能為善者

自己認為不能做善持戒的人

是自賊害其善 而不為善也

自己傷害他的善法身而不能修善

這樣子自己傷害自己

我認為我不能修善 我不能持戒啊

就是自己傷害自己的善法身

不能做善 不是他人

自己傷害自己 甘心自暴自棄

不愛惜自己 就是這樣子

自己傷害善法身

自己不做善 甘心自暴自棄

不愛惜自己 就是不孝

也是不忠 不孝父母

父母給我們的身體 父母的遺體

而我們長這麼大了

不好好的修學善業 不孝父母

在佛法中 不好好的依法來修行

不忠於世尊 不忠

對教法不忠 不忠實

小註 自謂不能為善

自賊害其性 使不為善也

謂其君不能者 賊其君者也

這裡註解講得很有意思 很有道理

小註 自謂不能為善

自己認為不能做善

我認為我不能修善

這個戒 我不能持 認為我不能修善

自賊害其性 就是自己傷害本性

傷害我們的本性

沒有人傷害你 自己傷害本性

人之初 性本善

三字經說 人之初 性本善

自謂不能為善

這時候 我們自己認為不能做善

就是自己賊害 自己善良的本性

將我們善良的本性殺害了

很殘忍啊

我們都有善良的本性 把它殺害了

使不為善也 使令自己不做善

叫做自賊者 自賊矣 者也

自我賊害的人 不是別人 自己

自我賊害的人 謂其君不能者

賊其君者也

謂 自己認為 我自己這麼想

自謂 自謂己不能為善

用這樣的心來奉事君主

這講到一個大臣 作為一個大臣

應當忠於國君嘛 但是呢

他自謂自己不能為善

用這樣的心來奉事君主

認為他的國君沒有能力

也不能為善 他自己想的

認為我的國君他沒有能力

他也不能做善 賊其君者也

就是賊害他的國君了

講得很有道理

沒有輔佐君主成為英明的國君

他沒有盡到大臣的本分

讀那麼多書作什麼呢

讀聖賢書讀那麼多了

經過考試錄取了 當官了

沒有盡到本分

沒有輔佐君主成為英明的國君

他讀書 他讀聖賢書

都白讀了啊 沒有用 白讀了

小註 謂君不能為善

而不匡正者 賊其君使陷惡也

這裡說到了 說得這麼詳細

說得很詳細 小註說

謂君不能為善 而不匡正者

這謂自己認為

匡正就是規勸 勸諫改正

若是認為國君不能做善

而不能勸諫改正偏失

他沒有好好的勸諫啊

國君這個時候迷了 這個大臣

臣子不能勸諫 改正這個偏失

是賊其君 使陷惡也

就是賊害他的國君 使令陷於惡君

陷害自己的國君成為惡君

這個暴惡的君主 暴惡的君王

成為昏君 糊塗的君主

陷君於不義

這說到我們為人處事要盡本分

應當盡什麼本分 要好好做啊

不好好做 就是自賊害自己

也賊害他人 這裡講得很明白

賊其君使陷惡也

就是賊害他的國君 使令陷於惡君

昏君 糊塗的君主

陷君於不義 等於自害害他

沒有盡到本分

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

還凡是具備有這四種端續在我身上

自知我亦有惻隱之心

我也有羞惡之心 也有辭讓之心

也有明辨是非之心

知皆擴而充之矣

知 明白 擴 往外去伸張開展

放大 推廣 充 填滿充實

明白在我身心之中

具有仁義禮智四端

都盡力往外去擴張

推展仁道 羞惡辭讓 明辨是非

在內心盡力去滿仁義禮信

在內心盡力去充滿仁義禮智

就是擴充我們的德行

每天自我反省改進

我們的身口意 合乎仁義禮智

合乎我們戒法的軌範

在內心盡力去充滿

就是往內自我要求 不是向外去追求

往內自我要求 去充滿仁義禮智

去充滿我們的戒行 好好的學戒

持戒 越學越持 就是越微細

在我們的內心充滿戒行

如火之始燃

猶如火 那就好像火開始在燃燒了

這是動力 原動力開始在燃燒了

泉之始達 猶如泉水到達

開始從地下湧出來

我們開始覺悟啊 心開始覺悟了

真的要認真 好好的修行了

從點點滴滴 從小的地方開始

猶如泉水到達 開始從地下湧出來

源源不斷 源源不斷

這個力量很大 每天都是這樣啊

不是今天流了 明天就停了 不是

源源不斷的 這力量非常地大

苟能充之 苟 假若正人君子

能擴充四端 足以保四海

這個四海 古人 我們中華古人

認為中國四周都是海

我們的四周都是海

所以用來指全國四周叫做四海

中國人說四海之內皆兄弟

很有道理

不是我家的兄弟才是兄弟

四海之內皆兄弟

跟我們佛法說的一樣

戒臘高的好像兄長  
戒臘低的好像我們的弟妹啊  
弟弟呀 四海之內皆兄弟  
若君子能擴充四種情緒  
推展教育天下的人  
都有惻隱之心 羞惡之心  
辭讓之心 明辨是非之心  
足以保四海 就足夠保有天下  
就足夠保全四海  
保護全國人民安定 安全  
安居樂業 非常的好  
就足以保四海了 不用擔憂了  
苟不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  
回歸到原點 苟不充之  
如果不能擴充仁義禮智  
那古時候的人  
他讀聖賢之書 就沒有意義了

讀了不能擴充

不能在內心充滿往外擴充

那讀等於白讀沒有作用啊

我們學佛也是一樣

讀了三藏十二部經典

三藏的聖教

不能內心自我充實 自我修習

往外不能教化眾生 也是白讀了

等於沒有增長智慧

沒有增長福德

苟不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

如果不能擴充仁義禮智四種開端

都是屬於自暴自棄 不愛惜自己呀

弟子規說 勿自暴 勿自棄 聖與賢

可馴致 聖人 賢人

我們可以慢慢地達到他們的標準

跟他們一樣啊 我們都有佛性

自己不好好地學 那都是自暴自棄

沒有人害你自己自暴自棄

不愛惜自己如此而已

苟不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 自身無德

出家學道了 受了五戒

在家五戒 出家十戒

比丘具足戒 自身無德

世俗人自身沒有仁義禮智

沒有道德 出家人沒有戒行

自身無德 俗人沒有仁義禮智的人

以什麼美德來奉事父母呢

他都沒有仁慈的心

都不講道義了啊

都不奉行禮法了 都沒有智慧了

他拿什麼來奉事父母親呢

用什麼來奉事父母呢

看到父母他就不耐煩了啊

父母有病他怎麼能夠細心照顧

能夠盡到孝子的本分

怎麼來盡分呢

所以他不足以事父母

他出家學道沒有好好的持戒

怎麼報父母恩呢

你沒有福德沒有智慧

怎麼報父母恩呢

你又沒有住在家裡面

離開父母了

自己不好好地修智慧 修福德

拿什麼報答父母的恩德啊

所以往內來說

不足夠用來事奉父母

不足夠 沒有能力啊

此段的宗旨 這段的宗旨

前面最初一句

孟子說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世間的正人君子

只要能推廣 不忍害人的心

惻隱之心 就足夠保有四海

他就能夠保全天下 不怕外敵

不怕外敵 能夠保全天下

保護人民 就足以奉事父母

乃至奉事天下的父母

我們自己的父母安樂

天下的父母也得到安樂

這個心義理非常好 跟佛法相通

不是我的父母好而已

我們希望天下眾生的父母

都過得很安樂

他能夠事奉自己的父母

也能夠事奉天下的父母  
只要他外出看到年紀老的  
如同自己的父母一樣來事奉他  
這樣的心 非常的好 非常的莊嚴  
非常的美呀 小註 擴 過也

凡有四端在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大之  
若火泉之始為小  
廣大之 則無所不至  
與一人之四端 能成人充大之  
可保安四海之名

從不充大之 內不足以事父母  
這是小註 字比較黑的是小註  
擴這個擴 擴也 擴張的意思 擴張

凡有四端在於我者  
凡是能夠了解到這四端

在我身上的 我本身就具有有啊  
就具備有 只是以前迷惑  
迷惑不能知道 沒有開展出來而已  
沒有把它表現出來而已呀  
現在我們慢慢學習 道理明白了  
從內心開始明白這個道理  
表現在身口做出來  
凡是了解有這四端在我身上的  
知皆擴而充大矣  
明白的人都擴而充之  
往內盡力去充滿在心  
這個思想要充滿在心中  
常常思惟充滿在心  
往外盡力去擴大 盡力去推廣  
去教化眾生 教育人民  
若火泉之始為小  
廣大之則無所不至

若 轉接的連接詞

猶如火剛開始起火的時候很微小

如同星星之火一樣啊

星星之火它可以燎原

它可以燒毀整個草原

火剛剛開始的時候很微小

小火漸漸轉變成為大火

也如同泉水最初從地湧出

剛開始的時候也是很微小啊

很少啊 漸漸地成為大泉水

廣大之 則無所不至

火不停的燃燒

火勢廣大以後則無所不至

它成為大火之後 什麼地方不能到呢

大火沒有什麼地方不能到的啊

只要花草樹木 房舍啊

它都能夠把它燒毀無所不至  
泉水廣大以後 大水的勢力  
也是沒有什麼地方不能到的啊  
日本的海嘯 這海嘯啊  
水從海裡面湧上來的時候  
房屋全部倒  
那個力量多大 全部倒  
車子都被水沖掉了  
房子都倒了 被水沖掉了  
力量非常的強大  
鐵軌彎彎曲曲的  
非常有勢力的啊  
泉水廣大以後 大水的勢力  
也是沒有什麼地方不能到的  
都淹沒了 無所不至  
以喻人之四端也  
以火泉最初很微小漸漸轉大

用來比喻人的四端 惻隱之心  
羞惡之心 辭讓之心 是非之心  
能誠人擴大之 誠 真實  
做人真實能夠惻隱 不忍害人的心  
羞惡慚恥之心 辭謝謙讓之心  
明辨是非好惡之心 充滿在心中  
向外去推廣擴大 教育天下的人  
就是我們佛法中所說的 上求佛道  
還要下化眾生 教育天下的人  
可保安四海之名  
就足夠保護 安定四海之內的人民  
誠不擴大之 誠不充大之  
做人真實  
不能將四端往內心去充滿  
往外去擴大 內不足以事父母  
從一個人內在的德行來說

不足夠用來奉事父母

你還有耐心還有恭敬心

才能夠做得好啊

沒有耐心 沒有恭敬心

這個很隨便 怎麼來事奉父母呢

所以修心很重要 由心表現在身口

就能夠吃苦耐勞啊

能夠謙下心意去做啊

言無仁義禮智 何以事父母也

說一個人沒有仁義禮智的美德

何以事父母呢

他用什麼來事奉父母親

以上說過四端 這四端說過了

接著功過格 功過格

是故在儒為四端百行

功過格自知錄 第三頁 第五行

是故在儒為四端百行 四端說過了

現在要說百行 說到百行

百 形容眾多

用百字來代表 不是一百

形容很眾多 眾多的德行

這個行 在瑜伽師地論解釋

行 一切行皆是造作相

都是造作的相貌

要身體力行 要去造作的啊

指孔子教人

要好學古聖先賢的智慧德行

有智慧 他就有美好的德行

這個美好的德行從智慧表現出來

所以內在的智慧很重要啊

思惟之後 在我們內心安住

令法入心

然後表現在身口的行為造作

孔子教人

要好學古聖先賢的智慧德行

百種的行為造作

只要是美德 美好的德行

我們都要學習跟他看齊

論語 學而第一

學而篇第一 子曰 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 謹而信 汎愛眾而親仁

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

這是說到百行這個行 我們的行為

這個行為以佛法來說

我們出家學道之後就是持戒了

持戒的行為 止惡修善

止持的戒本作持的羯磨

都是屬於行 百行的範圍

我們以引論語這一段來說

論語學而第一

子曰 孔夫子說 弟子入則孝

這孝是第一的行門

我們佛門說到孝道

盡孝道 最基礎的行門

少年子弟 弟子入則孝

少年子弟 在家的居士

少年子弟踏入家門 回到家裡面

則應當要孝順父母

第一 這個孝 百行之首

出則弟 出門在外

則應當恭敬長上 恭敬長輩

恭敬兄長 年紀大於我之兄長

這個尊長你要恭敬 出則弟

謹而信 嚴謹的謹 謹慎的謹

謹 做事要謹慎小心

不可以隨便 不可以隨隨便便

信 人言為信 說話要守信用

做事要謹慎 說話要守信用

這個都是我們的百行啊

我們的善行之一 講話有信用

就是美好的德行啊 守信用 德行

做事謹慎做得好 也是我們的德行

在大寮能夠盡我們的本分

做該做的 把它做好就是謹啊

謹慎也是德行

汎愛眾 三點水一個凡夫的凡

汎愛眾 汎 寬汎 寬汎廣博

寬汎廣博地愛護大眾

我們佛法說要持戒

要愛護一切眾生包括小螞蟻

小蚊子 這個小害蟲

都不可以傷害牠們

愛護大眾 普遍愛護一切眾生

汎愛眾也是美好的德行  
持戒美好的德行 汎愛眾 而親仁  
而且能夠親近有仁德的人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呀  
跟惡人 暴惡的人在一起  
不知不覺中 就被他渲染了  
染上惡習而不自知  
漸漸地看到了就跟他學  
自己變壞了也不知道  
親近有仁德的人  
我們受到他的感化  
不知不覺當中  
我們的行為跟他一樣  
所以要親近有仁德的人  
接受他的潛移默化  
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 修行的行

行有餘力 以上善好的行為

都能做到了

在家裡能夠孝順父母了

出外能夠恭敬長上了

做事情很謹慎了 說話有信用了

而且廣泛的愛護眾生

以上的德行都能夠做到了

還有多餘的時間

還有多餘的心力 則以學文

就用來學習

詩書易禮樂春秋等六經 這是儒家

以我們佛法來說 就是我們戒律

五夏以前專精戒律 戒本的止持

羯磨的作持 你都能夠運作了

德行根本都可以了

就學習經論了 學習定慧二學了

道理是一樣可以彙通的

儒家就是學六經六藝的文字

我們就是學習

你能夠做了 學習講說

學習律藏廣律的文字 經論的文字

所以世間的聖人講究以德行為本

德行為本 以我們來說

這個該做的沒有做到

戒法所規定的 我們沒有做到

就是沒有德行

戒法規定的我們能夠做

身體力行就是有德行

這個德行就是比丘的根本 在這裡

世間的聖人講究以德行為本

能夠持戒了 能夠做羯磨教法了

誦戒羯磨都沒有問題了

這根本建立了 有美好的德行了

才是做人的根本  
才是做一個比丘的根本  
道理是一樣的 可以彙通的  
文藝看作是次要的  
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  
這個六經的文字看作次要  
根本就是在做 在行  
你都看懂了 讀那麼多書了  
但是都做不到 都沒有德行  
那不是世間聖人所重視的  
我們能夠做到之後再講說  
講說這個戒法的時候  
講說六書的時候  
就很能夠融會貫通  
知行合一 瞭解了道理  
跟所做的合為一致  
世間聖人講究以德行為本

佛法中也是

佛陀都是講究要好好的持

重在身體力行

有美好的德行才是做人的根本

文藝看作是次要的

就是所謂的百行

這就是百行 眾多善好的德行

在儒為四端百行 中文大辭典

我們查這個百行 中文大辭典

百行宋史 郭守文傳 宋朝的歷史

有一位郭守文他的傳記

宋史郭守文傳 守文頗知書

每退朝習書百行 這裡說到百行

他不是固定的一百個

他是顯示眾多的意思

每退朝習書百行 練習的習

書寫的書 每退朝習書百行

出言溫雅未嘗忤人

忤逆的忤 未嘗忤人

說守文頗知書 頗 很 相當地

守文很瞭知經書

相當明白儒家經書中所說

做人處事的道理

每退朝習書百行 每 常常往往

往往在退朝之後 這個朝

古代臣子上朝晉見君王

事畢則退朝 事情完了就退朝

郭守文往往在退朝之後

學習四書五經所傳的百種德行

形容做人應有的美德很多

努力在學習 出言溫雅

說出的言語溫和雅正未嘗忤人

不曾經忤逆人

這就說明儒家的百行之一

說儒家的百行 世說新語

賢媛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 奇醜

許因謂曰 婦有四德 卿有幾許

婦曰 新婦所乏唯容爾

然士有百行 這裡說到百行

也是大約指一個名詞而已

說是百行 沒有正確說出來

然士有百行 君有幾許 曰 皆備

婦曰 夫百行以德為首

君好色不好德 何謂皆備

允有慚色 遂相敬重

這兩段文都說到百行

我們認識百行 大約就是指示

很多的德行 很多應當做人

很多做人應當具備的德行

就是百行 世說新語賢媛

賢聖的賢 媛 女字旁這個媛

援助的援 提手旁去掉

左邊是女字旁這個媛

賢媛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

這個婦 已出嫁的女子 兒子的妻

兒子的妻叫做媳婦 簡稱婦

夫妻也稱作夫婦 徐許允的婦

是阮衛尉的女兒 一位官員的女兒

奇醜 奇妙的奇 奇怪的奇

醜陋的醜

奇 特別出人意料的

想像不到的醜

長得很醜 奇醜 許因謂曰

許允這個人 許允因此告訴她說

婦有四德 婦人的婦 婦女的婦

婦有四德 婦人有四種德行

婦德 婦言 婦容

婦人的容貌 婦容 婦功

見禮記昏義 說婦有四德

其中一德叫做婦容 婦人的容貌

婦有四德 卿有幾許

卿 夫對妻的稱呼

夫對妻稱呼叫做卿 卿有幾許

幾許 問德行多少的疑問詞

妳有多少德行 婦有四德

妳有多少德行

問德行多少的問詞 婦有四德

妻 妻子啊 你有多少呢

你長得奇醜啊 你有多少呢

婦曰 許允之妻回答說

新婦所乏唯容爾

說新婦 剛結婚不久的稱呼

新的婦人 剛剛結婚不久的稱呼

新婦所缺乏的 唯獨是婦人的容貌

儀表面貌不美 如此而已啊

然士有百行 這個士大夫的士

大士的士

古代稱呼有學識的人叫做士

然而學習儒家

古聖先賢教育的人

有百樣的德行 有百種的德行啊

君有幾許 君 妻稱夫

妻子稱呼丈夫叫做君

夫君有多少德行呢 曰 皆備

夫君 他的夫君許允回答說

都具備了啊 我都具備了 曰皆備

婦曰 許允之婦回答

夫百行以德為首

夫 文言文中發語之詞

德指為人處世的道理 美好的德行

夫儒家百行是以道德最為首要

注重道德 以道德最為首要

君好色不好德

說夫君你 你愛好美色

不愛好美德 何謂皆備

怎麼說都具備百行呢 允有慚色

許允聽了之後有慚愧的臉色啊

感到很慚愧 內心感覺羞愧

他這個妻子 這有智慧

學了很多很善巧的回答之後

他就感到很慚愧了

遂相敬重 因此互相的愛敬尊重

以上說過百行

這百行指很多美好的德行

沒有特別的數目

是故在儒為四端百行

說過 在釋為六度萬行

這功過格自知錄啊

在釋門當中屬於六度萬行

菩薩所修的 不是二乘人修的

菩薩所修的六度萬行

釋 就是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

六度就是六波羅蜜

大智度論 卷五十三

波羅蜜 秦言度彼岸

六度萬行的度 智度論解釋說

波羅蜜 秦言度彼岸 梵語波羅蜜

姚秦時代的語言

鳩摩羅什大師 翻譯叫做度彼岸

度煩惱生死海

越度煩惱生死海 到達涅槃彼岸

他的行法有六種簡稱六度

布施為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進 禪定 般若

布施為了度慳貪

布施為度慳貪 持戒為度惡業

第三 忍辱為度瞋恚

第四 精進為度懈怠

第五 禪定為度散亂

第六 智慧為度愚癡

是謂六度萬行

一切的行法從六度開展出來

一切修行方法 名約六度萬行

萬表示很多

也是很多的意思 萬行

功過格自知錄 在釋迦如來教法中

融會貫通是屬於六度萬行

它裡面所講的

跟我們佛法都可以彙會通  
從戒律 從孝順父母那邊  
恭敬三寶在戒律裡面都有  
屬於我們菩薩所修的六度萬行  
在道為三千功八百行  
在道家來說屬於三千功八百行  
這個也是大約的數目  
哪三千 哪八百啊  
我們也提不出來三千功八百行  
大約一個數目 在道家來說  
欲成天仙者 想要修成天仙的人  
應當建立功行 要行功立德  
一直到三千功滿 八百行圓  
叫做三千功八百行  
要三千功滿 八百行圓  
這個我們引一個公案來說  
唐朝的呂洞賓是道家八仙之一

我們都有聽過

呂洞賓道家的八仙之一

年紀已經到了六十四歲

六十四歲了啊

因為浪遊江湖遇到鍾離權

遇到鍾離權這個人

傳授他延命之術

延長生命的法術 傳授他延命之術

以及全部的上真秘訣

道家全部的上真秘訣

其中有一個法術就是點鐵成金

點鐵成金這個鐵呢

他一點變成金子 變成金

鍾離權告呂洞賓

這個法術學會之後

若是見到貧窮困苦的人

以法術點鐵成金就可以幫助他

他沒有錢 很貧窮

這個鐵拿來一點就變成金子啊

他去換成錢就很幸福了

很富有了 點鐵成金

遇到貧窮的苦人 就可以幫助他了

呂洞賓就問

呂洞賓他就問了說成金之後

它還會不會變成鐵

他變成金以後還會不會變回來

變成鐵呢 會變回鐵嗎

回答說 五百年之後變回來

經過五百年之後 它就變成鐵了

呂洞賓就說

如此 豈非害了五百年以後的人

我這麼做呢

難道不是害了五百年以後的人嗎

他們拿到了金子本來都很富有

忽然都貧窮了 都變成鐵了

害到五百年以後的人

這樣呢 這樣的法術我不學了

我不學了

善良的心就在此顯露出來

他這種善良的心

在這裡就看出來了

他不忍心害到五百年以後的人

雖然現前可以幫助窮人

但是害到五百年以後的人

他不願意學了

他的老師叫做是鍾離權 就說

說道家修練成仙

必須三千功滿八百行圓

你這一念善心三千功行都圓滿了

就這一念善心而已

三千功行都圓滿了

它跟我們的佛法的道理講得通

跟儒家的道理也是講得通

在我們的心啊 心這麼善良

想到五百年以後的人 為他們著想

你看這三千功行都圓滿了

見宋時四百五十七

琅琊代醉編 第三十四這公案

見宋朝的歷史 四百五十七

琅琊代醉編 第三十四這公案

所以看出來

在道家的三千功八百行

不是指數目而言 不是指數目而行

要做三百條

要做三千功八百條的行門

不是 不是指數目而行

不可以用數目來計算

著重內在心性的修鍊

跟佛法可以相通的  
重在我們的心 修我們的心  
你怎麼思惟 這善心的思惟  
都是為了要利益眾生  
這個心性的修鍊很重要  
著重在內心 心性的修鍊  
外在的行持長養德行  
修道養德良知顯露了 良心恢復了  
人性善良的功能徹底實行  
一念善心就圓滿三千功八百行  
就是這樣子 不是很困難  
就修我們的心 好好的斷惡  
好好的持戒 斷惡修善  
都是為了利益眾生  
這樣的存心跟佛法是很相應的  
能夠增長我們的菩提  
福德 智慧資糧

今天我們就說到這裡 迴向